



虎号创刊号

剪影

期刊杂志之创刊号，实在是文化历史的足痕，却像一粒粒散落的遗珠，零落成泥碾作尘，任其自生自灭。上世纪三十年代琉璃厂旧书肆“松筠斋”主人刘殿文，专事搜罗旧期刊，晨昏寻访，随见随录，竟辑出《中国杂志知见目录》，被藏书家唐弢先生著文称赞。前辈楷模，人往风微。本书作者效仿前人的做法，见一录一，一刊一影。虽然书中收录的只是刊海一粟，但都是值得留下的创刊号的剪影。

謝其章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虎号月刊创刊

剪影

谢其章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刊号剪影/谢其章著.—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5

ISBN 7-5013-2439-5

I.创… II.谢… III.文艺—期刊—简介—中国—民国
IV.G23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9449 号

书名 创刊号剪影

著者 谢其章 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毫米) 1/16

印张 14.5

版次 2004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 165千字

书号 ISBN 7-5013-2439-5/K·826

定价 35.00元

小言：集藏之家天生是酸葡萄家

拙作《创刊号风景》上市，有书店经理告诉我，卖得不错，添了两次货；又有朋友告之，拙作上了席殊书屋排行榜。甭管别人怎样评论，我心中有数，本人写的东西受众面很窄，至多几千册的市场，再多必往降价书市寻出路。《风景》只写了七十篇，相对于中国已经产生的几万种创刊号，少了点，想了想，既然自己还有库存，不妨写个续集。凡事理应见好就收急流勇退，但，此时离收网尚早。续集不称“风景”改称“剪影”，生怕读者厌烦，换名以求新鲜感，其他格式依旧。

搞了这些年集藏，听说过不少高人的宏论，听来听去，还是董桥先生的一段话最合我意——“收藏、鉴赏和研究是孤独而不寂寞的游戏。孤独，说的是非常个人的文化生活：一得之愚，偶得之趣，都不足为同道说，说了同道也未必有分享的气度；集藏之家天生是酸葡萄家。不寂寞，说的是自得其乐和自以为是的偏心；自家的藏品都是稀世的珍品，越看越好，人家说不真是人家浅薄。”

酸葡萄心理，人皆有之，痴迷集藏者尤甚。另外还有一样辛酸，搜求过程必然经历的“心酸”，欲说还休，大都深埋心底，孤灯、夜雨敲窗，才上心头。

美学家朱光潜在给《天地人》杂志主编徐訏的“一封公开信”中云——“我觉得文章只有三种，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再其次是向许多人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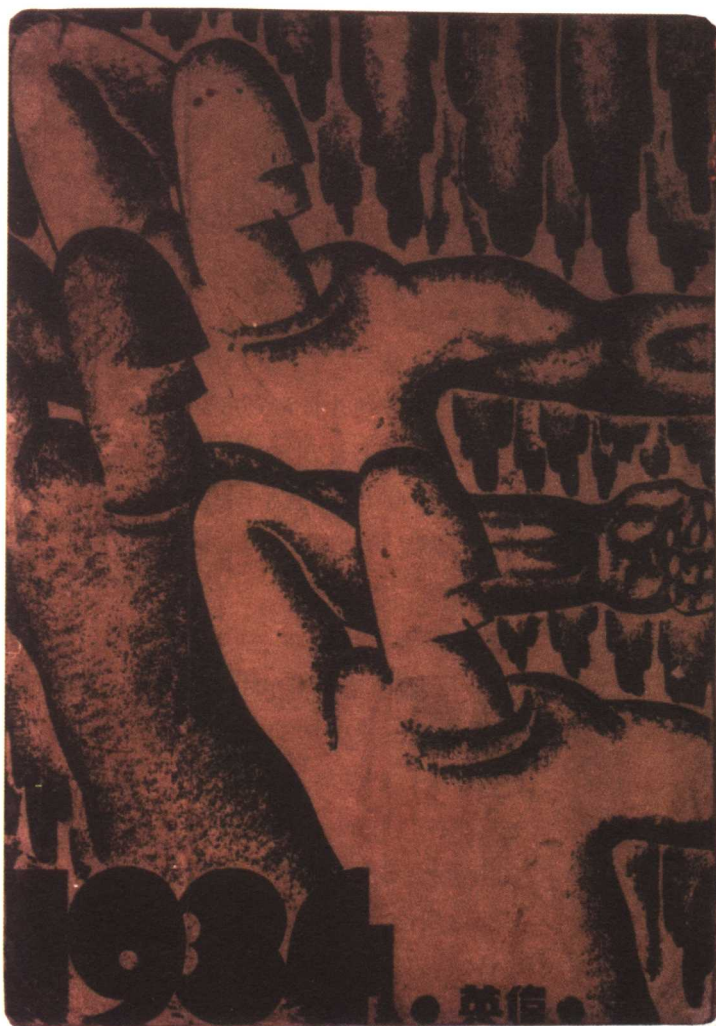
“自言自语”该是指日记；“向一个人说话”是信或情书；文章及书是“向许多人说话”。第三等的书和文章再分出若干等级，写集藏

的文字,无关民生大计,理应排在三等里的末等,瞧着人家排位靠前,犯不着酸葡萄发作。集藏之文容易犯二个毛病:不谈自己经历,有虚应故事之嫌;一写自己,又免不了以独得而自矜。

另有高明(诗人痼弦),总结出时下最受欢迎文体的结构特色:

- 短短的篇章
- 甜甜的语言
- 淡淡的哀愁
- 浅浅的哲学

概括为作文四字真言,即短、甜、淡、浅。此中缺“酸”,加上它,五味俱全。我写创刊号,总记起这五个字,写来写去,最难表述准确而清晰的还要算那一酸字。



21cmx14.5cm

目录



- | | |
|-----|------------------|
| 001 | 小言:集藏之家天生是酸葡萄家 |
| 001 | 唐英伟与《文艺季刊》封面画 |
| 003 | 不惜珊瑚持与人 |
| 007 | 金陵春梦 |
| 009 | 已凉天气未寒时——《白露》 |
| 013 | 观察者 |
| 015 | 人生志在三餐 |
| 019 | 谁知《乾坤》? |
| 021 | 《小说月报》竞买记 |
| 025 | 生于上海 |
| 029 | 十年一觉创造梦 |
| 031 | 《文苑》剩话 |
| 035 | 是的,抗到底 |
| 039 | 胡考与《万象》 |
| 041 | “天上掉下个谢兴尧”——《逸文》 |
| 045 | 王世襄与《华光》杂志 |
| 049 | 了却《天下》读书事 |
| 053 | 丹凤年华 花样《少女》 |
| 055 | 雅人正自难索——《邮典》 |
| 059 | 柳亚子作序之《春声》 |
| 061 | 《光化》中的“张爱玲手札” |
| 065 | 周作人为《北大文学》写“发刊词” |
| 069 | 苏青的《天地》 |



- 071 海上漱石生 海上繁花梦
- 075 终于有人提到了《文艺月刊》
- 079 聚散两依依——陈垣的《图书季刊》第一期
- 083 《中国文学季刊》不该归我保存
- 085 洋场十里软红尘——《上海》杂志
- 089 电影杂志创刊号
- 093 赵荃狂买醉 玫瑰拂地红
- 095 驰赤骝 展朱轮 杂志红
- 099 邵洵美·项美丽·《自由谭》
- 103 《万人小说》的历史背景
- 105 百无一用是作家
- 109 刺向苍穹的《金箭》
- 111 北国之春
- 115 竟逝矣，周公
- 117 吴祖光和《清明》杂志
- 121 1944 年的《翰林》
- 123 模山范水 能走是福
- 127 首发张爱玲《金锁记》的杂志
- 131 《时代文艺》创刊特大号
- 133 白门秋柳人间味儿
- 137 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
- 139 金玉其表的《凡乐》
- 143 凤兮 凤兮
- 145 幽默半月刊《谈风》



149 《红叶集》



151 《人世间》

153 《活时代》

157 卖橄榄者说

159 唐弢差一点接编的《今代文艺》

163 《雪花》

165 《虹纹》

167 《学文》

171 “我甚至还想到几种毒药底名称”

173 笔走龙蛇《草书月刊》

177 关于 1944 年北平的《中国文学》

179 以胭脂为某君题扇

183 渊深海阔 象艺万象

185 《粮》的编辑者日记抄

189 曾今可·《画堂春》·《新时代月刊》

193 读《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社团与报刊考辨》

195 苍苍者天 茫茫者地

199 洗尽书生气味酸——《芒种》

201 “北平城会不会演巷战？”

205 《文萃》烈士

207 盍簪喧枥马 列炬散林鸦

211 1928 年·革命文学论战中的《新宇宙》

213 挂着“文艺”招牌的画报

217 读书生活





唐英伟与 《文艺季刊》封面画

本来此文题目想追个时髦,或用“中国版画史上的被遗忘者”之类,终于没用,还是一事一议的好,一沾“史”就大了。前年,我自一家旧书店的乱刊堆中,翻出一册《文艺季刊》,一瞧封面,不禁大喜——“1934.英伟”,这不是唐英伟吗?赶紧买下。

唐英伟何许人也?他的封面画为何如此令我惊喜?唐英伟,1915年出生,广东潮安人,毕业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国画系。1934年与李桦等共同发起组织了广州现代版画会,并共同创办了被鲁迅誉为“内容以至装订,无比优美”的《现代版画》,自1934年12月至1936年5月,共出18集。岁月悠悠,物是人非,《现代版画》存世甚少,可列为“新善本”一分子。该刊的第九集附有“藏书票特辑”,内收木刻藏书票11枚,依次为刘宪二枚,潘业一枚,陈仲刚一枚,张在民二枚,潘昭一枚,赖少其二枚,唐英伟一枚,刘宪一枚(封底)。第九集由李桦寄赠鲁迅一册,《鲁迅日记》1935年5月31日日记:“收《现代版画》(九)一本。”这个“藏书票特辑”是中国现代藏书票史的重要文献。唐英伟不但是较早的木刻艺术的实践者,也是较早的藏书票艺术的实践者。在《鲁迅全集》中仅有三处提到“藏书票”,其中竟有二处与唐英伟有关。一处:《鲁迅日记》1936年3月23日:“得唐英伟信并木刻藏书票十种,午后复。”一处:《鲁迅日记》1936年3月23日致唐英伟信,内云:“十三日信并藏书票十张,顷已收到,谢谢。”鲁迅总共收藏的24枚藏书票中有10枚是唐英伟制作的。

鲁迅与唐英伟的通信有二封存世。在1935年6月29日的信

中,鲁迅说:“至于木刻,人生、宇宙的最后究竟怎样呢,现在还没有人能够答复。也许永久,也许灭亡。但我们不能因为‘也许灭亡’就不做,正如我们知道人的本身一定要死,却还要吃饭也。”

唐英伟的木刻和藏书票,都有人说起过,也能见到,惟独唐英伟设计的封面是没有人提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惊喜又惊诧的原因。

《文艺季刊》是广州培正中学的校刊,仅出一期,《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失收,我是在《中文期刊大辞典》上查明它身世的。封面是唐英伟设计的,“封二”与扉页又连缀成一幅画(亦可称之为“环衬画”),署名是“人土口干”,我呆看了半天,猛然悟出:原来他把“偉”(伟)字拆散了平躺着,形成了这么一种怪里怪气的“签名式”,幸好里扉页还有一行字“唐英伟先生装帧”,就是猜不出也安不到别人头上。《文艺季刊》封面画表现的主题是什么,我说不来。

抗战胜利后,唐英伟从重庆到北平,准备加入徐悲鸿任校长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但是,唐英伟感到北平不是理想的栖身之所——“虽然徐先生的艺术精神是我理想中的灯塔,可是在劫后的京华中,一班接收者的气焰和官员们的气派,尚有余烬未减。我只是一个渺小的木刻作者,如贸然痴心滞留下去,诚如将多年心爱的创作木版自投火中,引火自焚。”唐英伟放弃了北平,又转投杭州艺专,1946年夏,他先回广州,然后到香港,然后终老于斯。



不惜珊瑚持与人

《珊瑚》杂志，范烟桥主编，1932年7月1日于苏州发刊，彼时“东南烽火乍息，东北战云未敛”，东南指上海一二八事变，东北指九一八事变。鸳鸯蝴蝶派在和平时期都不受欢迎，战云密布之际更是一肚皮的不合时宜。范烟桥在后记“结网者言”里也承认“许多朋友都替我捏一把汗，以为这不是出版物活动的时期，一切的一切，都要感到困难的。但是我抱着拿破仑没有难字的字典，在荆棘中前进，以后能不能走上光明的路，要请爱我者指引。”

《山海经》云：“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铁网，沉水，珊瑚贯网而生，岁高二三尺，有枝无叶，形如小树，因绞网出之。”范烟桥借此典故而云：“后来把文字比珊瑚，收罗文字的比结网者，我希望结了这个网，把国内作者的美的文艺，逐渐收拢来，供献给读者。”

文坛旧闻掌故写的比较多的魏绍昌先生，曾有一本《我看鸳鸯蝴蝶派》，内称这个派里有五虎将：徐枕亚，李涵秋，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另有十八罗汉：孙玉声，张春帆，吴双热，李定夷，王西神，王纯根，朱瘦菊，毕倚红，严独鹤，范烟桥，郑逸梅，程小青，徐卓呆，向恺然，李寿民，王小逸，胡梯维，秦瘦鸥。范烟桥大名赫然在列，并与郑逸梅并举另辟一节，两个人相似之处多有，既是同乡又是同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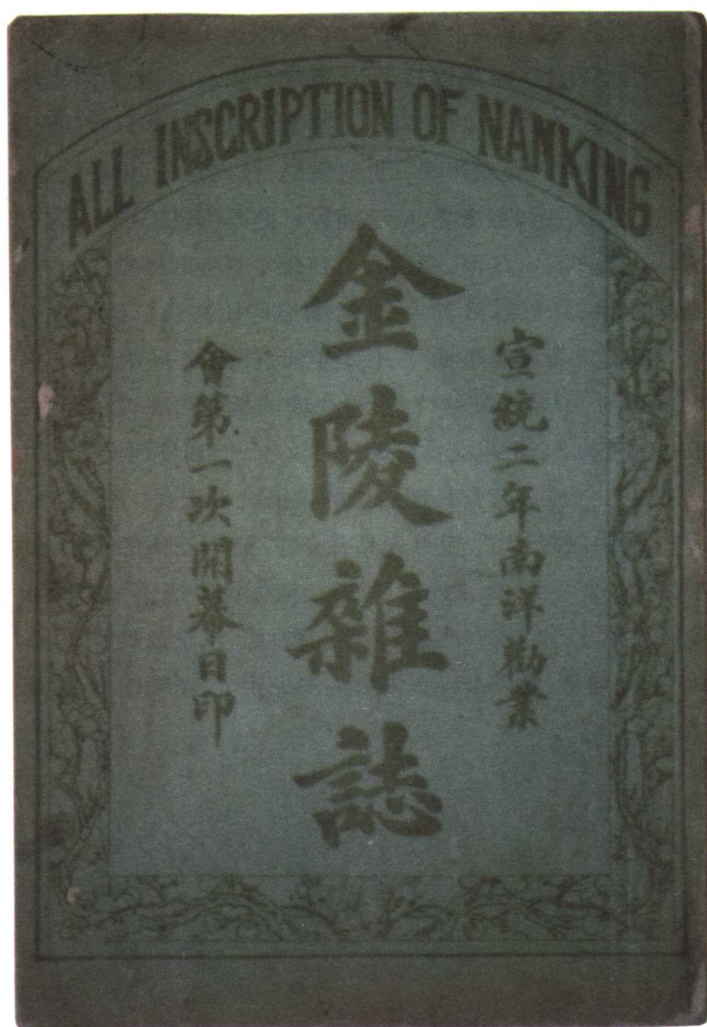
严芙孙描写范烟桥其人最传神——“范君烟桥，名镛，别署鸥夷室主，江苏吴江同里人。读书必择胜地，在吴门三年，白下钱塘俱半载，休沐之暇，必拾屐登山，几同饥渴，游归，则以诗歌寄其感慨，不求甚工，而妙有性灵。……性好饮，饮少辄醉，醉则昌言无忌，滔滔如



18cm×13.5cm

川源不绝。爱花，唯健忘，往往灌溉失时，以至憔悴（不如周瘦鹃善养花，终成园艺盆景大师）。好玩物，积之得数簏。好画张，达百余种。好看乡间村台戏，归辄效之。君畏雷畏犬，而独不畏风涛之险。君嗜茶，尤爱洞庭碧螺，谓色香味俱臻上乘，不喜红茶，以为无异药汁。”

珊瑚在古代是贵比黄金的珍品，关于珊瑚最出名的故事在《世说新语》中有记载——“石崇与王恺争豪，并穷绮丽以饰舆服。武帝，恺之甥也，每助恺。尝以一珊瑚树高二尺许赐恺，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恺以示崇；崇视讫，以铁如意击之，应手而碎。恺既惋惜，又以为疾己之宝，声色甚厉。崇曰：‘不足恨，今还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树，有三尺，四尺，条干绝世，光彩溢目者六七枚，如恺许比甚众。恺惘然自失。”据载，“珊瑚，大者可为车轴”。七十年前，被范烟桥用做杂志名字，“不惜珊瑚持与人”是王维的诗句，写在玻璃纸上当扉页用，颇见精致。也别以为《珊瑚》全是风花雪月的软性文字，创刊号刊出了十九路军七十八师一五六旅一营营长邓启忻的《抵抗日记》（1月28日~31日），是程小青去医院带了“粗点果品并杂志”慰问受伤的军官，约来交《珊瑚》发表，谁人不知亡国恨？对这一流派的杂志不该另眼相待。新《万象》（总第37期）有叶兆言《姑苏人物》篇，议论范烟桥，并举柳亚子的诗，末一句是：珊瑚击碎有谁听。多少年了，珊瑚旧事，哪堪重提？



18cmx13.5cm



金陵春梦

南京去过几回，旅行结婚，南京是其中一站，天刚亮下火车，满街的“油炸鬼”的油烟味，哪里有什么“六朝烟水气”呢？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原本只是诗人的美化。

前年入藏一册《金陵杂志》，首先对它应该算是书、还是算杂志产生了疑问。吾友陆昕教授有《记〈金陵杂志〉》长文，他是把它视为“书”的——“近来从书肆获得一本旧书，名《金陵杂志》，属地方文献，极稀见。……书的背景……书的内容……此书出于宣统年间……”（《闲话藏书》P.293~299）。我的藏本店主是按杂志创刊号卖我的，我也在《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中查到了关于《金陵杂志》的著录：“《金陵杂志》。南洋劝业会。1910.1. 14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图书馆，143 是该馆名称代号）。参加目录编纂的 50 家全国大图书馆仅一馆有藏，确实“极稀见”。但是如果其他馆将《金陵杂志》不作为期刊而作为“书”来对待，《金陵杂志》的珍稀度就不够“极”了。汝若不信，可去访查大图书馆藏书目录，一定能查到《金陵杂志》。

《金陵杂志》很类似今天的旅游手册，序言中亦称“是书备行旅之考查者……有此一书按图索骥了如指掌可免入国问境之劳矣……是书其言简其事赅谓之乡土志可谓之续元宁县志亦可也即谓游历家之指南针亦无可也。”

再看它的内容小题：金陵省城全图，街道志，城垣志，桥梁志，衙署志，学堂志，会馆志，祠祀志，名园志，金陵名胜图，水道志，山麓

志,庙宇志,局所志,试馆志,公所志,慈善事业志,沪宁火车开行志,宁省火车开行志,宁省火车价目志,照相馆志,客棧志,中西菜馆志,茶馆志,物产志,风俗志,社会志,时令俗例志,神会志,好尚志,避忌志。

古义上的“杂志”不同于今日的“杂志”,今日之杂志即期刊,是连续出版物,《金陵杂志》不是连续出版物,所以只出一册即止。把《金陵杂志》作为期刊收入联合目录,绝对是“望文生义”式的失误。书、刊、报三者,近现代目录上常发生混乱。1961年1月《图书馆》杂志刊出《论图书和期刊的划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文章说:“图书和期刊如何划分,在图书馆界是一个长久以来未能解决的问题……同类性质的出版物,往往一种作图书处理,另一种作期刊处理。甚至同种的出版物也不一致。如‘矿产专辑’和‘地质专辑’,前者作为图书收藏,后者却作为期刊收藏。‘统计译文专辑’归入期刊的有第1~3,5,10~14号,归入图书的有4,6,7,9,12号。……我馆的图书和期刊是分别典藏和出纳的,因为书刊分界不明,使得借阅工作受到很大障碍。有一次一个读者急于要找一套刊物,在期刊库中只藏几册,只好向读者说馆藏不全,读者感到很失望。过了一些时候,出纳同志想起在图书目录中试找一下,结果倒真找着了读者所要的东西。”

期刊版本期刊目录可以独立成“学科”的,只是它多年来不受重视,本人也是闲极无聊,喜欢注意这些个边边角角的小地方。

旧作家纪果庵有《两都赋——南京与北京》,用今天的时髦用词叫“双城记”。一个是秦淮水碧,一个是居庸夜寒,旧都与新都,曾引发多少人的诗兴,金陵春梦了无痕,鱼龙万里入都会,鸡笼山上鸡鸣寺,依旧中原半落晖。